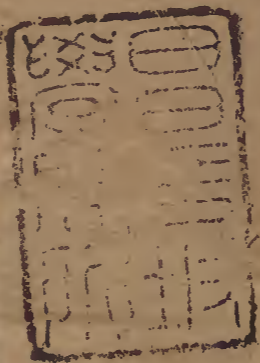


稗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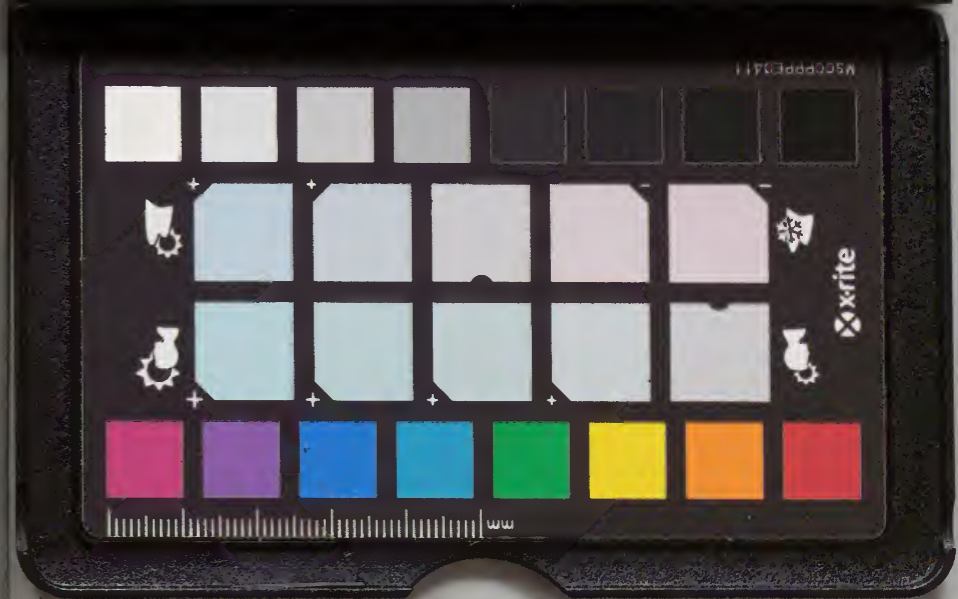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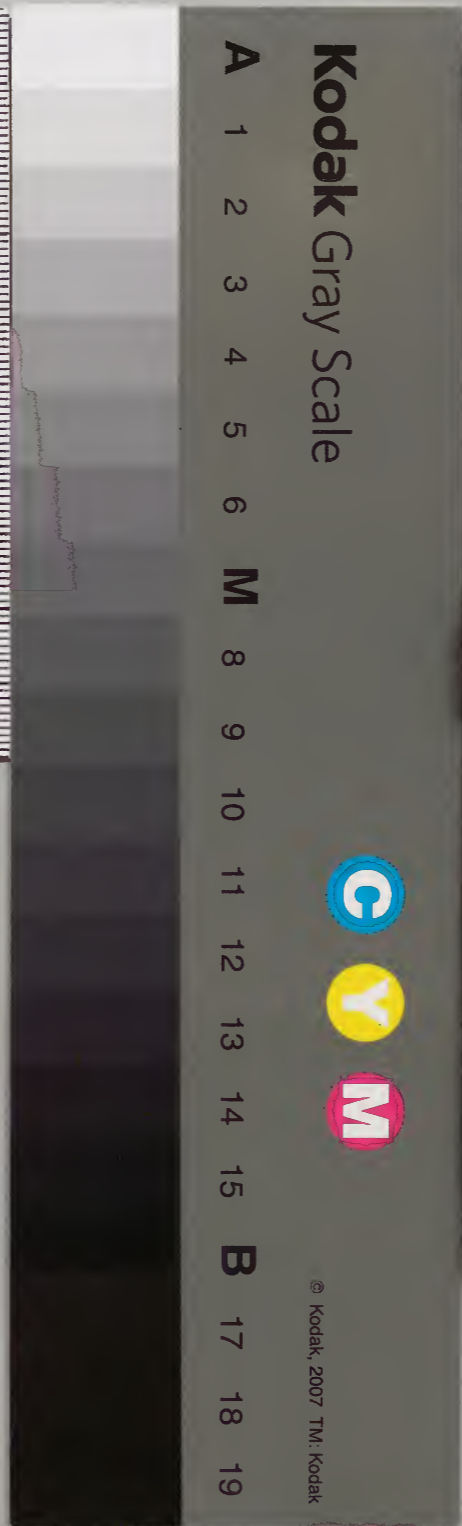
四十八
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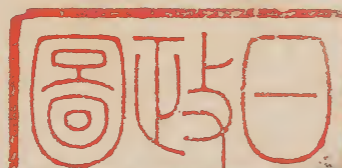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一五三函	三〇九	漢	書
七架	六〇	冊	號
	九	類	

庫	文	閣	內
三六函	三〇九	漢	書
一七架	六〇	冊	號
	九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26)
函號	366 65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八

諸家六

天文

唐天文志

後學西吳姚舜牧校

歐陽脩

唐書

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至舜則
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為術猶簡至于後
世其法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
蓋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
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

至于周禮測星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玉衡者豈其不用于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為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說至于星經歷法皆出于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于天象變見所以謹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

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閔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于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遊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于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玄樞為軸以結連玉衡游筭而貫約

矩規又玄極北極北辰南矩地軸傍轉于內玉衡在
玄樞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
晷度皆用銅帝稱善置于凝暉閣用之測候閣在禁
中其后遂亡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
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
木爲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
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爲日道月交皆
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
一行又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
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多或

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時李淳
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
交以攜月游法頗難術遂寢廢臣更造游儀使黃道
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中以立黃道交于奎
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
用究陰陽朧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
永傳不朽于是玄宗嘉之自爲之銘又詔一行與令
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
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
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朝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鎖交錯相持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于集賢院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爲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極上下循規各二十四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

面加之銀釘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徑齊玉衡望筭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于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闊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日輪也陽經雙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于子午左右用八柱八柱相固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半出地上半入地下雙間使樞軸及玉衡望筭旋環於中也陰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

平上爲天下爲地橫周陽環謂之陰渾也平上爲
兩界內外爲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
縱廣八尺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
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今與陽經
陰緯相固如鳥殼之裏黃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
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
強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
直徑四尺五寸八分赤道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
位也雙規運動度穿一穴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
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

交不復差謬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
橫置之南道單環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
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黃道太陽
陟降積歲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
規制不知準的斟酌爲率踈闊尤甚今設此環置于
赤道環內仍開合使運轉出入四十八度而極畫兩
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
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
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八分厚三分直
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遲速與日行緩急相

反古亦無其器今設于黃道環內使就黃道為交合
 出入六度以測每夜月離上晝周天度數度穿一穴
 擬移交會皆用銅鐵游儀四柱為龍其崇四尺七十
 水槽及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長六尺九寸高廣皆四
 寸池深一寸廣一寸半龍能興雲雨故以飾柱柱在
 四維龍下有山雲俱在水平槽上皆用銅其所測宿
 度與古異者舊經角距星去極九十一度亢八十九
 度氏九十四度房百八度心百八度尾百二十度箕
 百二十八度南斗百一十六度牽牛百六度須女百
 度虛百四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五度東壁八十

六度奎七十六度婁八十度胃昴七十四度畢七十
 八度觜觴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東井七十度輿鬼
 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度張九十七度
 翼九十七度軫九十八度今測角九十三度半亢九
 十一度半氏九十八度房百一十度半心百一十度
 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斗百一十九度牽牛
 百四度須女百一度虛百一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
 十三度東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婁七十七度胃
 昴七十二度畢七十六度觜觴八十二度參九十三
 度東井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星

九十三度半張百度翼百三度軫百度又舊經角距
星正當赤道黃道在其南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
則黃道復經角中與天象合虛北星舊圖入虛今測
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測在虛六度半又
奎誤詎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
南大星卽奎壁各得本度畢赤道十六度黃道亦十
六度觜觿赤道三度黃道三度二宿俱當黃道斜虛
畢尚與赤道度同觜觿總二度黃道損加一度蓋其
誤也今測畢十七度半觜觿半度又柳誤詎以第四
星今復用第四星張中央四星爲朱鳥嗉外二星爲

翼北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
度半今復以膺爲距則七星張各得本度其他星舊
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七星一
度璇在張二度璣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
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天關在黃道南四度
天尊天棓在黃道北天江天高狗國外屏雲雨虛梁
在黃道外天囷土公吏在赤道外上台在東井中台
在七星建星在黃道北半度天苑在昴畢王良在壁
外屏在觜觿雷電在赤道外五度霹靂在赤道外四
度八魁在營室長垣羅堰當黃道今測文昌四星在

柳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
在張十二度半璣在翼十三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
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天
關天尊天棊天江天高狗國外屏皆當黃道雲雨在
黃道內七度虛梁在黃道內四度天困當赤道土公
吏在赤道內六度上台在柳中台在張建星在黃道
北四度半天苑在胃昴王良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
屏在畢雷電在赤道內二度霹靂四星在赤道內一
星在外八魁五星在壁四星在營室長垣在黃道北
五度羅堰在黃道北黃道春分與赤道交于奎五度

太秋分交于軫十四度少冬至在斗十度去赤道南
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十三度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
其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
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著之曆經蓋天
之說李淳風以爲天地中高而四墮日月相隱蔽以
爲晝夜遶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
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
道爲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而蓋天之狀見矣削
篋爲度徑一分其厚半之長與圖等穴其正中植鍼
爲樞今可環運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全度

之末旋爲外規規外大半度再旋爲重規以均賦周
天度分又距極樞九十一度少半旋爲赤道帶天之
絃距極三十五度旋爲內規乃步冬至日躔所在以
正辰次之中以立宿距按渾儀所測其石巫咸衆星
明者皆以篋橫考入宿距縱考去極度而後圖之其
赤道外衆星疏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
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圓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若考
其去極入宿度數移之于渾天則一也又赤道內外
其廣狹不均若就二至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以規度
之則二分所交不得其正自二分黃赤道交以規度

之則二至距極度數不得其正當求赤道分至之中
均刻爲七十二限據每黃道差數以篋度量而識之
然後規爲黃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又考黃道二分
二至之中均刻爲七十二候定陰陽曆二交所在依
月去黃道度率差一候亦以篋度量而識之然後規
爲月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中晷之法初淳風造曆
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冲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
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
以爲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于地

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
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
潁川陽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
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
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
其弦當五千乎開元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
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略同使者太相元太言交州望
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
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迺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
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

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
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旣夜天如曛
不暝夕脯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太史監
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
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
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
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
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
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餘
而舊說王畿千里晷差一寸妄矣今以勾股校陽城

荆川雜錄 卷之四十八
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
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
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表視之極高三十五度
三分冬至丈三尺定春秋分五尺五寸六分自浚儀
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丈二尺八寸五分
定春秋分五尺五寸自扶溝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
三分冬至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三寸七
分上蔡武津表視之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丈二
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五尺二寸八分其北極去地
雖秒分微有盈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

十步而極差一度極之遠近異則黃道軌景固隨而
變矣自此為率推之比歲武陵晷夏至七寸七分冬
至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二寸七分半以圖測之
定氣四尺四寸七分按圖斜視極高二十九度半差
陽城五度三分蔚州橫野軍夏至二尺二寸九分冬
至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圖
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二分半按圖斜視極高四十度
差陽城五度三分比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徑三千六
百八十八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武陵千八百二十六里
七十六步自陽城至橫野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十

荆川雜錄 卷之四十八
四步夏至晷差五寸三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七寸三分自陽城至橫野差八寸冬至晷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差三尺一寸八分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又以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五千二十三里至林邑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疆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圓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冬至晷六尺九寸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在表南五

寸七分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今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周圓百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校其里數已在回紇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五里則極長之書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吳中常得王蕃考先儒所傳以南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勾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

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
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
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以蠡測海者
也古人所以恃勾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日
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於
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
于巨海不知幾千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
于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
分矣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
里其崇皆數十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

表于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
必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
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
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
之端又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
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復于二表間更植八尺之
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相合若置火距于兩表之
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
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畧差以推遠近高下尚
不可知而况稽周天里步于不測之中又可必乎十

三年南至岱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聲聞于下時山下夜漏未盡自日觀東望日已漸高據曆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後春分夜間刻同立夏之後自岳趾升泰壇僅二十里而晝夜之差一節設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勾股術固不知其所以然况八尺之表乎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于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

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闕終以六家之說迭為矛盾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為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產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昭宗時太子少詹事邊岡修曆術服其精粹以為不刊之數也初貞

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卷度數始以唐之
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
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
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
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
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
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
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
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
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

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
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
之南河故于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
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
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
三川中岳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濟南至于
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鄘衛
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
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

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
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
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
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
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
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
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
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
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背觜
參代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

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
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
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
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
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
下流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
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
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
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
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

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
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
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
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
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
其雲漢之陰也唯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
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顛頊之墟故爲中州負
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
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
之祗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

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
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
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
氣自明堂漸升遠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
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
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
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
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
異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
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

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
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
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
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
中丞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
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
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
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
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
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

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娵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
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
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
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
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
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
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鎮星位焉近
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
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
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

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于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潞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其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

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須女虛危玄枵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千三百七十四秒四少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東踰濟水涉平陰至于山在循岱岳衆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千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古齊紀祝淳于萊譚寒及斟尋有過有鬲滿姑氏之國其地得娵訾之下流自濟東達于河外故其象著為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羣臣之錄皆主虛危故岱宗十二諸侯受命府又下流得婺女當九河末

荆川雜錄 卷之四十八
派比于星紀與吳越同占營室東壁瓠訾也初危十三度餘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營室十二度終本一自王屋太行而東得漢河內至北紀之東隅北負漳鄴東及館陶聊城又自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而東得東郡之地古邴鄆衛凡胙邗雍其微觀南燕昆玉豕韋之國自閣道王良至東壁在豕韋爲上流當河內及漳鄴之南得山河之會爲離宮又循河濟而東接玄枵爲營室之分奎婁降婁也初奎二度餘千二百一十七秒十七少中婁一度終胃三度自蛇丘肥成南屈鉅野東達梁父循岱岳衆山之陽以

負東海又濱泗水經方輿沛留彭城東至於呂梁乃東南推淮並淮水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東平魯國琅琊東海泗水城陽古魯薛邾莒小邾徐邾鄆邾邳邾任宿須句服顓臾牟遂鑄夷介根牟及大庭氏之國奎爲大澤在瓠訾下流當鉅野之東陽至于淮泗婁胃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膏腴地百穀之所阜也胃得馬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胃昴畢大梁也初胃四度餘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八太中昴六度終畢九度自魏郡濁漳之北得漢趙國廣平鉅鹿常山東循清河信都北據中山真定全趙之分又北逾衆山

畫代郡鴈門雲中定襄之地與北方羣狄之國北紀
之東陽表襄山河以蕃屏中國為畢分循北河之表
西盡塞垣皆髦頭故地為昂分冀之北土馬牧之所
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觜觿參代實沈也初畢十度
餘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
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盡西河之地古晉魏唐虞
耿楊霍冀黎郇與西河戎狄之國西河之濱所以設
險限秦晉故其地上應天闕其南曲之陰在晉地衆
山之陽在秦地衆山之陰陰陽之氣并故與東井通
河東永樂芮城河北縣及河曲豐勝夏州皆東井之

分參伐為戎索為武政當河東盡大夏之墟上黨次
居下流與趙魏接為觜觿之分東井與鬼鶉首也初
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
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
自隴底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
為越雋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幽芮
豐畢駘杠有扈密須庸蜀羗髳之國東井居兩河之
陰自山河上流當地絡之西北與鬼居兩河之陽自
漢中東盡華陽與鶉火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
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

犬雞皆徼外之備也西羗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
夷人皆占狼星柳七星張鶉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
六十四秒七少中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滎澤滎
陽並京索暨山南得新鄭密縣至外方東隅斜至方
城抵桐栢北自宛葉南暨漢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
雒邑負北河之南西及函谷逾南紀達武當漢水之
陰盡弘農郡以淮源桐栢東陽爲限而申州屬壽星
古成周號鄭管鄆東號密滑焦唐隨申鄧及祝融氏
之都新鄭爲軒轅祝融之墟其東鄆則入壽星柳在
輿鬼東又接漢源當商洛之陽接南河上流七星係

軒轅得土行正位中岳象也河南之分張直南陽漢
東與鶉尾同占翼軫鶉尾也初張十五度餘千七百
九十五秒二十二太中翼十二度終軫九度自房陵
白帝而東盡漢之南郡江夏東達廬江南部濱彭蠡
之西得長沙武陵又逾南紀盡鬱林合浦之地自沅
湘上流西達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自富昭象龔繡
容白廉州已西亦鶉尾之墟古荆楚鄆郡羅權巴夔
與南方蠻貊之國翼與味張同象當南河之北軫在
天關之外當南河之南其中一星主長沙逾嶺徼而
南爲東甌青丘之分安南諸州在雲漢上源之東陽

宜屬鶉火而柳七星張皆當中州不得連負海之地
故麗于鶉尾角亢壽星也初軫十度餘八十七秒十
四少中角八度終氐二度自原武管城濱河濟之南
東至封丘陳畱盡陳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陽
西涉南陽郡至于桐栢又東北抵嵩之東陽中國地
絡在南北河之間首自西傾極于陪尾故隨申光皆
豫州之分宜屬鶉火古陳蔡許息江黃道栢沈賴蓼
須頓胡防弦厲之國氐涉壽星當洛邑穀山之東與
亳土相接次南直潁水之間曰太昊之墟爲亢分又
南涉淮氣連鶉尾在成周之東陽爲角分氐房心大

火也初氐二度餘千四百一十九秒五太中房二度
終尾六度自雍丘襄邑小黃而東循濟陰界于齊魯
右泗水達于呂梁乃東南接太昊之墟盡漢濟陰山
陽楚國豐沛之地古宋曹邳滕茅郟蕭葛向城逼陽
申父之國商亳負北河陽氣之所升也爲心分豐沛
負南河陽氣之所布也爲房分其下流與尾同占西
接陳鄭爲氐分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餘二千七
百五十秒二十一少中箕五度終南斗八度自渤海
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郡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

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焉當九河之下流濱于渤碣
皆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為遼水之陽盡朝
鮮三韓之地在吳越東南斗牽牛星紀也初南斗九
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
度自廬江九江負淮水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
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門訖
蒼梧南海逾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
分也古吳越羣舒廬桐六蓼及東南百越之國南斗
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為吳分牽牛去南河寔遠自
豫章迄會稽南逾嶺徼為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

所不暨皆係于狗國云

天皇會通

王應電

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内也上垣太微治朝也下垣天
市也兼國中矣凡建國中為王宮前朝而後市蓋
奉諸三垣也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象紫微總居
大内也凡帝星見處最多蓋中垣者常居上垣聽政
下垣治國用主正月新政心主見于天根北
極日太陽其德天皇乙太乙其神北斗臨御之柄
各不同也后星所見亦然中宮者常居尾生生之源
軒轅立政之地天市內政之所天樞北極所謂北辰
布月太陰后之德各有所指也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天子為天下樞而無為之象也
五帝座即五小寢退朝宴息之處華蓋承雨日之器

洪

齊川系
卷之四
三

覆于上勾陳天子親軍護于前也兩垣宿衛周廬宮

伯所掌八次八舍舊立將相等名非也天子之武備國家莫重之

務周禮掌於宮伯宮正官府庶士庶子皆統之故中宮者衛士常居也常隨則為勾陳天棂侍朝則為虎賁郎位在東宮則為騎官騎

將守國則為梗河招搖也天皇在勾陳裏大明則

日月不明王者聰明睿知而不用其明故冕旒蔽目

經績寒耳主隱占以見變也天乙主司戰鬥吉凶太

乙主知水旱疾疫皆天帝之神至誠如神所以首出

庶物也大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合君德以仁

為主也尚書出納王命虞之納言周之內史宰夫之

職司也柱史左右史也四輔蓋即虞書四鄰在周則

師氏保氏乃王者之友臣也六甲主布政敬授民時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者天柱主晦朔晝夜以知天文

之次序馮相氏會天位叙四時也世之言天者二家曰推步曰占驗推

步主測度推算在內之事故中宮天柱主推步六甲所以授時占驗必登高遠睡在外之事故上垣則有

靈臺下垣則有漸臺畢主邊兵尤當觀天文氣候故有天高若夫憲天以贊化育則六經無非是道言天

者故不及知而儒御女御妻之象女史佐后禮事而

者亦所罕言耳記其美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

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源也

有君道焉臨御之柄惟辟作威作福所謂八柄御羣

臣也然夫履則厲故不欲其明古者或有宦者竊柄

三十一

而威福恣行以致明大占書遂謂明則刑餘用事實

非宦者王星也輔一星大臣象也斗有三南斗見于析木之次一見于

天市垣斗主斟酌損益故北斗為酌量元相冢宰三悉南斗主進退人才天市中者斗斛而已

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師疑作三孤二公弘化寅

亮天地者也大臣宰相之職非一公孤師而不臣四

大司馬司空冬官大司空尚書主納言上垣三公九

卿王常朝下垣七公主治國輔台文昌位于斗之上蓋其總占若軒轅內平乃內宰匡

相乃九嬪此二官皆非相職也

欲明天理居于斗之中欲暗王者代天理物已何與

焉文命敷于四海法文昌也神武而不殺則天理也

舊文昌六星各有所司有上將次將貴相司祿司中

司命等名周禮註引此為証然北辰居中刻宿威以

為準其為司中無疑虛宿下自有司祿司命故知星

家註釋之謬太陽守乾之德也昊天象與昴宿太

陰坤德地祇之象相配守字衍又太陽主人君以剛

健御極太陰主以厚德載物亦后之象也君德以剛

為主玄戈天帝用以斷天鉞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

天棂前軀以禦難也天牢貴人之牢有八議焉故以

不見為善也內階升降之納陛天鈞輿服法駕天厨

內厨掌天子及后饌食于周屬膳夫天床及天市垣

之女床天子及后枕席牀第之司于周禮則王府之

所掌也八穀黍稷稻粱麻麥菽苽也舊解爲大麥小麥赤荳大荳止當菽麥二穀耳扶筐后妃親蠶之器也農桑衣食之原民之所天人君當知其艱難列於此者帝親耕后親蠶爲天下先之象也傳舍主北狄驛館故不明則胡兵入也

太微兩垣十星其中間者天子之九門曰太陰太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端門也五帝座天子日出視朝之處太子儲嗣監國者故列位焉乃若北極前星氏爲東宮所生之地也幸臣天子褻近之臣若周禮內監之屬可以當之古者天子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豈有所謂

幸臣乎然則斯名也其變於後代歟虎賁從官郎位郎將卽司士所掌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大石太僕從者等官也三公九卿常朝者五諸侯入覲者也謁者卽所謂司士擯孤卿特揖者內屏設于路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宁立其前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亦云內者對婁宿外屏言於義未安但當云屏星可也常陳儀衛之仗也鬲國之神器台國之高位皆大臣之象也三台解者不一要之主臣位上公侯中卿伯下子大夫歟太尊天子之尊屬貴戚也少微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官屬明堂天子布政之宮靈臺所

以時登睡望雲物宜壅蔽而舒鬱滯者也長垣設險

以守其國在古為城郭溝塗今則為長城是也

天市兩垣二十二星主四海之地建侯樹屏蕃衛王

畿也垣中侯星畿內諸侯上垣五諸侯入覲在朝者

井宿五諸侯六諸王建萬國以養民為務何鼓之下十帝座天子親治其畿內

二國天子巡狩之所至也十篤近舉遠之象市樓司市所莅之懋次也斗斛帛度

質人所以同度量而一法制也列肆肆長所以陳肆

辨物而平市也車肆貨易車之處下軫所以造車閣道

所藏車上五車兵車所藏氏下天輻士大夫之車歟夫兵凶器也欲求萬全卒不如騎騎不如車故聖人

為車制與經界相表裏實制寇敵限戎馬之精意也

仰觀乾象所麗特詳欲禦外侮可不脩舉其法哉

屠肆飲食莫費於屠故專其肆也宦者四星王之正

內五人也天子之親同姓皆食采于王畿故宗人宗

星宗正皆列位焉又所以叙玉牒正宗法也侯星則

諸臣采地視諸侯也女牀后妃之寢也后聽天下之

內治故太微皆天子之事天市多后之事女牀麗于

此者天下奢儉貧富之原國母吉凶之候天紀市之

法也凡建國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

陳其貨賄一其淳制故斗斛帛度凡司市之法亦內

宰所掌而后得以與聞者也織女即周禮典婦功后

妃夫人無不勤於絲麻也七公鄉老鄉大夫之類佐

女

天子以治王畿者也市之中奸人聚焉故戮人必于市貫索者賤人之牢也天牢見紫微垣與此貫索貴賤所司不同故禮公族有罪則與甸人不與國人慮兄弟罪王天下刑獄大司罰寇之職見于正秋之位故大辟必于秋後處決也罰主金贖罪利者人所同欲而易犯故罪之輕者則罰贖所以禁之於微又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則罰幕帟蓋帷戒君子不可以近利也梗河招搖皆主戈矛鋒刃以備不虞也漸臺王畧漏律呂吹灰之事以驗氣之應否緩急并觀于乾象以占天文之變動保章氏之職也

角蒼龍之首鳥獸生角草木拆甲化生萬物者也大

角君象主春王正月新政攝提協時月也進賢興賢

能也天門陽門南門天地于是而闢戶人君于是闢

四門也天田耕藉也亢王章奏明目達聰也廟堂通

塞之候故曰疏廟頡頏赦過宥罪折威禁兵止武平

星平和政刑皆春生之意也帝席宴樂羣臣嘉賓也

亢池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天府太府在庫門之

內者也樓中衡星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也

氏天之行始于東故此為天根太子為天下根本故

取象也天乳后妃不自乳其子乳母也亦主飴餽之

事騎官王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

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帥國子者也。天輻車之三十輻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則王畿之外皆得專征，賜鈇鉞則參將而下皆得專殺。然則大將統兵于外，無乃非國家所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于太子，唯所用之治以軍法，司馬弗與。故大將統兵權于外，以正軍法，而太子握兵柄于內，以遏亂源。（氏）宿之下而有騎官騎陣將天道明切如此。房天子之后寢御葦陰之處，鍵閉鈎鈐，其管籥兩咸防淫泆之戶，皆所以謹內外之辨也。日太陽之精生于東，故麗于此。月生于西，故麗于昴。日君象，月女后

大臣象也。心天子之象，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為名也。從官巫醫之屬，主疾病禱祠之事，積卒衛士，即宮人所掌六寢之修掃除糞酒之事也。尾主后妃，御叙于王所，神宮解衣之內室，傳說后宮女巫主克禋克嗣，以弗無子也。箕者主承糞穢，又為播揚五穀之器，字書女執帚為婦，周禮春柷皆掌于女，奚尾而受之以箕，可以知婦無外事矣。木杵主春而糠者穀秕也，東方主風，此星播揚，故玉八風傳所謂箕星好風是矣。舌哆又主口舌，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東方者春產萬物者也，故太子講之東宮。

刊甲編 卷之四十一 三

天子后妃之寢麗于此者嗣續無窮之意又主太子問安視膳以孝養其親也天江者大江之精發源岷

山天淮者淮河之精發源桐栢並注諸東南大海者

也江淮河涕為泗瀆天河見于昴宿下涕水絕流故

也養東南水之委魚鱉及龜水族也故附麗焉

斗宗廟酌酒器也爵人必于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

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之也掌于司尊彝天弁天子

之弁冠掌于弁師建天之都闕正月之吉和布法象

于其上者也天籙主國家秘書藏之金櫃石室若大

盟約開籙見書之類皆天府之所職也此皆春官宗

伯之事故列象于丑寅之間也

河鼓天子之路鼓天桴所以擊鼓亦主漏刻鼓鑿之

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皆天子巡行之所有事者

也天下之務莫重于耕織牛農夫人所耕之具驪珠

女所獻之工離瑜女之服飾也天田九星井田之象

敗瓜瓠瓜疆場有瓜瓠乾則質堅敗瓜時過則敗故

名菜類之主故占菜之豐凶狗天雞民間常畜制其

田里教之樹畜也羅堰主猪畜九坎主溝渠天淵是

其泉亦所以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此皆巡

狩于天下之事十二月朔巡狩而一終矣夫三垣皆

天子在國之事非巡行則四海之大不無壅閉之處故舜五載一巡狩周制十有二歲王乃時巡後世此禮既廢凡天子出遊之地至等于兵災仰觀天象所謹在道路津梁所嚴在旌鼓車御道路天津車府御官等星俱見閣道所重在人民溝洫樹畜代天子民天下其家也不當若是耶善乎漢章帝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節省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可謂暗合天道者矣狗國朝鮮獫狁之屬也四夷雖人類而其性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以其得天地之偏氣也觀上天呈象若虛

下之天壘城王北狄軫下之東甌青丘子王闞蠻甲下九州珠口為傳譯之官皆在天之涯耶人講華夷之辨有以也夫又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之下衰乃有戎狄之患且內有郎衛兵衛外有梗河招搖長垣天象設險深切著明如此何外患之敢干明皇自我致戎棄社稷而逃遂為後世不死守之魁彼愚儒反或是之悲夫天之道南為陽明北為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喪屬陰故坐必南向寢必東首葬則于北方北首皆天理合如此也故北方玄武為虛危皆主死喪危禍等事命司年壽祿司官祿危司驕佚非司過失謹慎則享祿壽危非則懼凶天也哭泣主倚廬哭泣

之事敗曰主敗亡灾咎曰咎聲同通用也墳墓墓大
 夫所掌百族兆域虛梁冢人所掌公墓之地園陵寢
 廟也人萬民之精也正北方子位子先天卦氣為復
 貞下起元天道之所開人之事雖生于寅而實胎于
 子故懸象于北繼天而生也周禮獻民數而祭天之
 司民蓋即此星註疏以為軒轅角非也天錢主錢帛
 十星規員主九府循環流通以權百貨之象坤北陰
 方故主利也洪範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
 師天象八穀瓜所主食天市軍市天錢
 主貨鬼主祭祀營室翼軫司空之事七公司徒之官
 刑刑皆司寇凡兵將帥師調者傳舍主賓客賕經與
 天道相合天壘城主丁零匈奴諸夷正北方之地也
 類如此

室十月而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主營建宮室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矣離宮三雙天子之別館也
 百工之事惟土木為大司空冬官主度地居民相景
 之職又主營建宮室工師之事土公吏其屬土公執
 役之民也杵曰冬月治五穀之所有事也
 閣道天子遊幸別宮之道故從紫微宮絕漢抵營室
 附路閣道之便路王良造父皆御官王良前四星為
 天駟舊以房星為天駟非其類矣策王良所執以御
 也車府天子五輅所藏掌于巾車天廐所以養馬掌
 于校人者也天津四瀆津梁輦道天子馳道所以渡

神通四方主巡行天下水陸之道也奚仲王軍征大
御之官也至尊行幸道路舟車猶加謹嚴故天道詳
焉騰蛇北方水虫也

壘壁陣天子四時之田以講武事者而於冬則備軍
禮以大閱故係於此羽林軍鄉遂之兵較閱而不調
用北落門卽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所謂以旌爲左右
和門以叙和出軍令貴一師克在和也鈇鉞者軍中
之所有事八魁王設機穽張羅網卽射人所掌服不
氏羅氏掌畜等官也雷電霹靂雲雨所以發生萬物
者也乖和皆于此候之王者之師如雷之動如電之

明如霹靂之威如雲雨之澤其鼓舞羣動神武如之
也天綱正北方與南北極相應氣機之所幹旋也故
名舊作天綱與八魁同占非也天海四海之精也

壁天下圖書之秘府自室至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
焉所以待客講武遊觀之所皆不可缺而亦不可溺
者也有壁在焉所以崇文德天象不旣昭昭矣乎

奎天子之武庫軍南門軍門也天大將軍大司馬之

官本兵之職外小柱爲庾士左右爲旗也古者兵農不分六卿

皆將後世兵益重而始專其職大將軍卽大司馬壘
壁陣今之團營參有左右前後中五軍命將出師之
象畢爲邊兵騎陣將所以帥國子不領于司馬者也

妻王苑囿犧牲以給郊祀周官之牧人左更藪澤之
虞官右更牧地之牧師天陵王山林丘陵虞人之所
有事又盜賊所依死亡所瘞也故兵疫于此占之積
尸陵中之尸也隱暗為吉五岳者五方之鎮風氣之所限隔也水澤之所發源也其神祀四瀆為尊而不見于天者蓋山靜而無為水動物也修舉則利博廢墜則害溥故聖王經水之政為多猶鑿之治血而不天溷豢豕之所外屏所以治骨也宜呈象之獨略歟天溷豢豕之所外屏所以蔽臭穢天苑王養鳥獸天園王毓草木周官之所謂囿遊也王芟芻剉橐以飼牛馬芻藁營聚芻之所皆委人之職萬物成于秋故于此為備也天廩天胃天之儲藏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者也天廩天

子之御廩以給粢盛也天困田中貯所納之總也天倉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周官之倉人也天庾貯于民間小倉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也時至于秋則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靡不畢登矣
鼎主刑獄天之道秋為殺地之道西為金皆所以裁物之過也人之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則正之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兵刑皆列象西方也又名旄頭王胡星以其稟肅殺之氣也昔五胡時專以此候禍福而三垣皆不應可以知華夷之辨矣兗為口舌卷舌六星讒佞之臣天讒一星主讒佞者也天河

刊川畢編 卷之四十八 三五 贊

一星濁河之精發源崑崙之象天船主舟楫船中積水一星所以候水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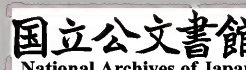
畢王邊兵禦侮之臣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高主望雲物觀邊警也天街主南華北狄之道所以限隔華夷天關主邊防關塞亦皆日月之所行也五車軍器兵車所貯故以柱之出入車內外知兵之出入礪石磨礪鋒刃天潢輿梁可通車輿者咸池主陂澤池沼鳥獸鱗介害人之物所萃也天節使臣所持以傳命參旗九旂大將所持以發縱者也九州殊口主傳譯象胥之屬也

參中三星為中軍正中一星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命名為參以此二肩為左右將軍二足為前後將軍伐大將之柄主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者也甬行軍之藏府坐旗大將之旌司怪主候災祥軍中望氣司卜者也玉井主水泉給厨用軍井行軍之井所以給司徒也軍市行軍之市野雞精主知物價察姦慝賈人也闕丘天子雙闕丘下一狼主相侵盜賊也弧天弓也常屬矢擬射于狼天狗橫河中皆所以備盜賊也屏所以蔽廁廁下一星天屎也井主水衡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

制城畫楚分州皆取象焉鉞附於井所以斷也北河
為北戒曰胡門陰戶自壺口北負微垣東抵穢貊朝
鮮以為北紀為陰國主攻伐之政南河為南戒曰越
門陽戶自弘農函谷絕江漢達嶺循漳東抵越雋東
甌以為南紀為陽國主禮樂之政地理有南北二絡
于此焉徵矣六諸王宗臣藩屏王室在周為魯衛之
國漢已後則為侯王也五諸侯畿外諸侯也此皆聖
王所以建國而養民者也天樽主盛饘粥以給貧餒
水位主水衡水府主隄防溝洫之事四瀆江河淮濟
之精也六府之中水居其先王政之所至重也故周禮川則有衡澤則有虞溝洫則有匠人故凡

麗于天者若四瀆咸池之類皆虞衡之所職大人主
水府羅堰九坎天淵之類匠人之所職歟壽考而衰孤窮孫子主孝愛以侍大人老人所以占
大人壽考者也

鬼主祀事祖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象神也天廟天
子之祖廟天社勾龍之神天稷后稷之神也外厨主
烹宰以給宗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以給烹飪燿
位主變國火供明水火及烽燧司火之官也禹叙六
火金木土穀天象燿位司火柳主木土司空土公土
公史司土入穀主稼穡于水猶詳而金獨略可以知
天道重輕王後天卦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故
曰致役乎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又曰井養而不



窮也井宿列于西南致養之義也養莫大于敬老恤孤祭祀者追養繼孝之事也

柳主草木雷雨時至于夏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也又為天之厨宰主享燕之事陽氣極盛故天子飲酎于是時也酒燕享之所用天記主知禽獸齒歲獸人也星為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蓋物盛則有文故主衣裳文繡也

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為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自午而一陰生陰陽相遇故此為后妃之宮庭軒轅曰權人微曰衡主內政以弼太微者也內平執法平罪

之官內宰也天相主朝服之制佐后禮事世婦之職也

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翼天子之樂府也樂陽氣之盛故係于此天子所以大合樂于夏也

軫主車騎任載軍之出入皆占之長沙子主三軍壽命軍門天子之軍門也器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

司空掌邦工翼軫器府皆其所掌故土司空係焉百工之事當及溫和之候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孟

冬而效工翼軫所以麗于辰巳歟工有大小不同氏土木大役若此之司空梓人與人之事而已東甌主穿骨南越諸夷青丘子南蠻之國也

辨別系

卷之四十八

三

命軍門天子之軍門也器也百工之器以效其事也
 鍾主軍調升降軍之出入者古之於也千主三軍
 則康之益姑斜于北天子河以六合樂千其也
 聖王受寶宗廟則用掌文之官也天子之樂初也樂
 也
 之宮內幸也天時主時也歸武武豎事也誠之遊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九

門生毘陵王革考校

諸家七 天文

論天地之形

朱熹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
 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
 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
 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
 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
 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

荆川甲編

卷之四十九

天三

一

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空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朱子曰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環旋轉磨却是側轉○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背北而南視之則其運如絡絲背東而西視之則其運如轉車是也○或問曰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夜行九十

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千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千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美珠椀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今按丹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得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只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

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偏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

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問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地之氣所以說

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去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

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于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矣南北亦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

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于三萬里中也○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亦疏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爾或問天有形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輒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爾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爾○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

載

又論天地

史伯璿後同

有原本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此謂也按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至矣蓋矣朱子此說亦不過推廣邵子之說而言爾本無可疑所未曉者氣運水動地若無可根著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况地之廣厚雖曰以氣行乎其中故得浮而不沉然以極重之物無所根著乃能久浮而不沉於心

終有所未達者不知如何愚切以意度之地若有所
有根生南極下根著則其勢當在下在下則當天之南樞入地三十
六度處何以知之蓋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
地面言之爾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
今地之在水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是則地之
深厚皆在下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
宜多為容水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上者之空虛
矣况水面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
此度之則天之兩極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之
形勢亦北高而南下也如此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

極厚其下必有所根著之處矣天體繞地左旋無停
息時地若有所根著宜在南樞不動之處非地之形
質根著乎天也天若果有非實非虛之體運乎地外
則南樞所在必當亦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
矣如此則地之所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者非維大
氣有以舉之亦天體有以貫之譬如花中之實其根
蒂若不相連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至於氣之運乎
地外水之束乎氣中者自與此不相妨也臆度之說
如此豈其然哉姑志於此云爾按書傳引渾天之說
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裏

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三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以此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然地有如此之廣博宜必有如此之深厚今特地面正當天之中耳是地之深厚皆在下也愚旣以言於前矣又按文公天問註曰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今自地以上何嘗見有所謂如勁風之氣哉地下若亦如此則水與地何所承載而自立耶

意者自地以上皆爲化生人物之區域若卽有如勁風之氣行乎其間則化育何以寧息而得遂哉如此則至剛至勁之氣宜在去地幾萬里之上近天象所麗之處而後運也以在上者推之則四方與在下者宜亦皆然如此則地與水之在下者當極深極厚在四方者當極廣極博必充滿逼塞於大氣旋轉之中而後可是故地與水之外卽勁氣之所旋轉勁氣之內卽是地與水之所充塞氣之與水與地相去無毫髮間然則在下地形終極之處與天體相接不相接非愚所能及也姑志所疑以俟知道者而請問焉爾

以前所論觀之則在內者上虛而下實皆是寧靜之區在外者東升而西沒方是剛勁之氣內外相依附動靜相表裏而天地之體段可識矣愚嘗於清夜之間仰瞻星象森羅可以想見混淪磅礴圓方高廣之度雖曰天大地小然形氣固各當有分量若形自有限氣獨無涯則氣大形小遼絕已甚無乃陰陽不相稱乎以愚度之氣是運動發散之物若無範圍之於外將恐空虛無極則在外周徧之勢難亦恐外散則在內剛勁之力減故必有範圍之者然後有至剛至勁之氣外薄乎範圍之體而不得出則內依乎寧靜

之區而不停運而相依相附自有不容不然者矣又按在易之離彖傳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聖人以日月星辰對百穀草木而言以天對土而言以此觀之則天爲有體耶無體耶愚不得而知也但若以爲日月星辰即天之體則土之體不可但以百穀草木當之明矣以百穀草木不可爲土之體推之則天之體與日月星辰之體二歟一歟愚亦不可得而知也姑志於此以俟知道者而請問焉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佛氏

以爲有須弭山山之四畔有四大部州總名娑婆世界日月星辰皆圍遶山腰而行南晝則北夜東以爲夕西以爲旦其在三方亦然如渾天之說則天大於地如須弭山之說則地大於天天大於地則以無涯之氣圍有限之形所謂大氣舉之勁氣所束是也若然則伊川所疑卓置地上地置何處之問此說可以答之地大於天則須弭山與四大部州至高大極廣不知當於何處安放此不通之論也如渾天之說則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唯北極去地三十六度故遶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可也如須弭山之說則山

旣極高北鬱單越與南闔浮提西夔拏尼與東汾維岱皆隔山不相見日月星辰遶山腰而行方其在北者則南皆不之見可也今遶北極七十二度星辰何故常在山腰南畔並不行到其餘三方並不爲山所遮隔耶此又不通之論也佛氏往往竊蓋天周髀之說而少變之以爲此說反不如蓋天斗極居中故常見之說爲可通蓋佛氏本不知天之形狀如何又不肯自以爲不知故謬爲此說且務欺誑愚世以掩覆其有所不知之羞而已易乾大象天行健語錄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

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爛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靈耀論云一度二千六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者是天周圍之里數也徑三十五萬七千九百七十一里此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之日景而以勾股法計之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此天徑之半倍之得十六萬

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周天之數也今以其數分之每度計一千四百單六里一百四十三步三尺五寸七分三釐八毫離騷天問所行幾里朱子註曰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愚按胡氏謂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里今但言故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筭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但胡氏皆以有餘言之則亦大約如此而已今以息數所積校之靈耀所

載僅差萬有餘里而已而晉志所計乃不及一半何其相遼絕如此以愚度之當以胡氏說息數所積及靈耀論所言里數爲當蓋天內是地地形之廣約作十萬里海水亦作地筭天體若不如此大如何容得地在中間形氣相依形旣如此廣氣若不極其厚如何束得形住如何舉得形起沉地在天中日月麗天而行月常受日光爲光惟地小天大故地之四外空曠遼廓日月之行雖有隔地之時然天去地遠則日光無時不旁出地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光故必如靈耀論徑三十五萬之說然後地之四面各有十餘

萬里之空日光乃不爲地所礙爾若如晉志徑十六萬里之說則地之四面僅各有二三里之空日光安得不爲地所礙耶姑記臆說以俟知者而問焉

月星不受日光辨

史氏曰天問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惟何而顧兔在腹集註答曰云云惟近世沈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滿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云云性理會元文公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

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土木火土金水之氣上
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亦受
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
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虧按沈氏之說愚竊有
所未曉者夫集註又曰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
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此乃實見非臆度
之論但曰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如此則日光必照
著月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爲物所遮隔照不著月則
月乃無以爲光乎今或者旣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
照而地居其中則是日月之行不免隔地之時若日

光爲地體所障月體爲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
受又將何以爲光乎愚嘗以此爲月食之說終是不
慊於心何者蓋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
必倍於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
衝其影又當倍此以天度言之一度纔二千六百三
十二里有餘耳九行與黃道近者只在一度間極遠
者不過六度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
十二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
有一二十萬里之廣大可以遮六七十度不知月行
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地爲無影則

可若不免有影政恐月若本自無光須待日耀之乃
光則爲地影所蔽矣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
月自生明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一時
之頃而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星亦受日光之
說朱子又嘗言天地間本無光光皆是日之光故月
與星有光者皆是受日之光以爲光亦此意也愚亦
有所未達者夫既日月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必
在合朔之第三日是時月去日已三四十度矣然始
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耳漸增以至於半而絃漸增
至於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於晦亦然無明生頓滿

之理也今經星緯星近日遠日光皆圓滿滿皆無以
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附日而行自距合後進在
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或退在日後亦只
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時去日如此之近皆一
見便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亦不知此何說也愚竊
以意度之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
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
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若月之所以有
魄者蓋日月與星雖總謂之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
焉是故日爲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

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爲太陰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四面皆光月純乎陰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面晦乃其背卽所謂魄爾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者陽全陰半之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謂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猶四象之少陽少陰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體之六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全而不如日之獨盛也三

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星旣本自有光則近日遠口光皆圓滿不必致疑可也獨月之近日遠口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以爲日君象月臣象臣主敬君故月常面日而不敢背此其光所以生而滿自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也此卽沈氏彈丸以粉塗半側視對視之說但彼主日耀之光此主月自有光爲異耳至於日君月臣臣主敬君月常面日之說何以知其然耶曰以九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而知之也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旣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

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常面日而不敢背亦何足怪乎既日月自有光則地影遮隔之疑可釋矣然則日月有時而食何也曰月常面日魄乃其背則朔月掩日而日食亦自與先賢之說不相背但望月之食則張衡所謂對日之衝有暗虛者月若望行黃道則適與之值故為所掩而食耳曰然則對日之衝何故有暗虛在彼曰天象所有有非人所能盡知者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往常自有幽暗之象在焉其大如日與日同運亦未可知也既

不能凌倒景旁日月以目擊其實則只當以告人此說為據而已尚何言哉鑿說繆妄豈曰可信疑不敢蓄姑筆於此以俟知道云爾或疑在易坎為水又為月水光在內可以鑑形於內而不可以照物於外故月之體如水之黑非受日光則無以照物於外今日月自有光則與水異矣曰日月在天之象也豈可以為盡同於地之水火哉假如日月盡同於水火則合朔月或食日之時火何以不熄水何以不燥而日月尚得兩無恙乎况辰星明謂之水星其體尚不如水之黑而自有光則月之自有光又何可疑之有

月受日光

朱熹楚辭注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

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丸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

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日行

劉安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且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烏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荏泉爰息其馬是謂縣

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淮南鴻烈解

月行

張行成

觀物張氏曰日月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為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度餘又小疾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

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

論月五星

宋濂 本集

宋濂楚客對曰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囊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躰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数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

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旣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少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旣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十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旣闢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密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

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巳正月巳酉金未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巳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七政左旋說

吳澄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刻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

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
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
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
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
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
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
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
及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
多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
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入天

土水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
日此其大率也○邵子曰天左旋日右旋又曰左旋
右行天日之交○河圖括地象曰天左動起於牽牛
地右動起於畢

七政違天右轉論

史伯璿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
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
天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

辨九系
卷之四九
三
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晉天文志天圓地方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或疑儒者言日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曆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

度有奇二說不同如儒者說則是日月每日左旋一周於天所行不到處纔一度與十三度耳如曆家說則是日月每僅右行到此一度與十三度其餘天體皆是所行不到之處其說相反愚謂不然二說雖相矣其實只一舛蓋天躰非但高圓不動待日月自就上運行而已天亦是運動物事其行健又過於日月天是動物日月又是動物物動物天非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卽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皆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適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其所退之

界分卽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曰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於天然其歷天體每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此一度與十三度卽曆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此三百六十五人繞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爲首行者從今日子時並肩起脚同行行至明日子時皆適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二人並肩卽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四人並肩卽月也相去近遠日日如此是則

以大磨視之此三等人固皆一周以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視之則此二者雖日與三百六十五人同行其實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相摩肩而過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至第十三人相摩肩而過此卽日月所實歷之天體也此卽儒者所謂日月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此卽曆家所謂日月右行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初豈有二致哉但知儒者之論則是日月五星亦是天象不應獨與衆星相背而右轉故以左旋爲順耳右轉左旋說雖不同其實歷天體則皆共此一度與十三度非有二也

荆川系錄 卷之四十一
不知精於論天者以爲何如姑志於此以俟就正焉
許益之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
者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
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
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
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
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
一行鑄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

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爲經七政錯行
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
傳堯典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
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
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
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
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
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
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
常過於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

皆西轉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

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之時而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此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嚮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

水最遲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旦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日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

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

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愚亦因此不能無疑於先
儒之說夫先儒謂日一日不及天一度月一日不及
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五星雖行有遲速然亦皆
是不及於天矣七政旣皆隨天左旋則宜皆面西而
背東非有意於退特以天運過速故七政不能進與
天齊而不免退隨天後耳若然則其所不及於天之
界分但依直而退可也譬猶二人同行其一足力健
者旣前進而過去其一足力弱者不能及之則亦但
隨退其後而已天何暇回顧其所退之步數使之循
規蹈矩不失尺寸哉今則黃道循赤道之左右交出

交入漸遠漸近一歲一周未嘗改易而月道又循黃
道之左右出入遠近亦皆一月一變各有常度又如
五星之運遲留伏逆各各不同而各有態度如此凡
此其勢皆似違天而右轉者此豈面西背東無意於
退而能各有條理若是哉所謂術業有專攻以夫子
之聖而猶問禮問官豈老聃郊子之徒其智反過於
聖人哉業專而已然則窮理盡性繼往開來固先儒
之能事至於天文自是一家之傳恐曆家所言自有
源流亦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也

七政右旋說

王應電

今夫天左旋日月星辰皆西墜夫人而見之故謂七
政皆從天左旋甚似直截明快因謂昔人推步咸以
七政右轉者止以退度數少易于推算之故說亦可
通然細觀之則有大不通者四天地之化一順一逆
以成化工故律左旋而同右轉河圖主順而洛書主
逆故七政逆天而行若皆左旋是有順無逆何以示
凶吉而成化工此不可之一然猶曰此書生常談渾
渾未足以判案夫君道逸主于無為故日一日行一
度歲一周天故經天者以日為主臣道勞主于代君
故月一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故以月之一周天

而命之為一月若謂日月每日皆一周日不及天
度月不及天十三度是日勞月逸元首叢挫而肱股
惰耶此不可之二也天下物理金水之行爲最疾水
一日千里五金在世無頃刻停困命錢曰泉火次之
四時而改木又次之一歲而雕惟土爲不動故金水
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一周天木歲居一辰十二歲
而一周故謂之歲土歲居一宿二十八歲而一周天
故曰填一音震取其以填靜爲體一音田取其以填
塞爲用也今日皆從天左旋是金水一歲而不及天
之一周火星二歲而不及天之一周木星十二歲而

不及天之一周土星二十八歲而不及天之一周是
應速者反遲而應遲者反速矣且右旋則以所進而
名為日為月為歲為填左旋則以所退而名為日月
歲填其義與名何乃不經若是耶此不可之三也語
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稟天地五形之氣而生
術家凡立命于天二十八宿度數各有所屬安命之
度而遇五星之左行者則其人必悖逆一生作事顛
倒其正大順利之人必值五星之右行者也設若以
左旋為順右旋為逆則豈人之立命皆值五星逆行
而間值其順者且值其順者何反凶而值其逆者反

言即此不可之四也言天者尚詳之

日月周天論

僧德孺

不過互藏其宅之意耳

天地者陰陽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而放乎天地以
行者也日陽道也君子之象也其卦離離為火火從
日也故日出而火事作日中而火盛日入而火事息
焉火陽屬也然火為水妃反屬乎陰蓋離之為卦一
陰居中而正位是陽湏陰以成者也觀夫日中之景
如雞如鳥者雞酉物也酉西方也四時為秋五行為
金西陰方也秋商呂也金殺氣也鳥之色黔黔為黑
黑之質為陰陰死氣也故火之為用為燠為焚為烹

煎爲飪熟無或萌生之道焉惟無生也屬陰明矣然
火之燬物燼餘歸土土能生物生生不窮是陰極而
反乎陽也故離日之火爲陽也亦明然非假乎陰不
能自成也月陰道也小人之道也其卦坎坎爲水水
從月也故月出而海潮生月正而海潮平月沒而海
潮汐矣水陰屬也然水能勝火反屬乎陽蓋坎之爲
卦一陽居中以正位是二陰以從陽者也觀夫月中
之景如兔如蟾者蟾兔卵物也卵東方也四時爲春
五行爲木東陽方也春角律也木仁德也兔非耦生
非耦則奇奇陽數也兔蟾之色白白之質爲陽陽生

氣也故水之用爲潤爲滋爲膏澤爲涵濡無或非生
之道焉惟能生也屬陽明矣然水之濡物液以成木
木能生火火燼無餘是陽亢而反屬乎陰也故坎月
之水爲陰也亦明然不藉乎陽無以資生也蓋陰陽
也日月也躡相生也用相須也苟乖戾焉則陽爲癡
陽陰爲癡陰二氣弗交日月歲時之功弗成天地生
成之道廢矣日之行也畧舒以遲軌循三道日躔一
度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盈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之期以一歲乃一周天以分至而定四時分也
者陰陽二氣之中也至也者陰陽二氣之復也時之

爲言實也序也候也實則不虛也序則不悖也候而有徵也故繇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晦晦而歲歲功共成君子之道備矣月之行也晷數以疾輒汰九道日踰十二度有奇僅三十日而匝心危畢張之絃必一月而一周天以弦望而紀三旬弦也者日月二景之中也望也者日月二景之會也旬之爲言宣也溥也始也宣盪日之陽也溥歷乎九達也日終于十而始于一也故繇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歲歲功共成小人之道飭矣日之以分至而定四時也子爲十二辰之首故月至子而一陽生日南至南至者少陽發軔南

陸畧馴于長按轡安行稅駕于北陸也陽之生也孳基於子紐誘於丑引申于寅冒茂於卯至卯而春始分分者陽德正中中而壯壯而大大而振迅於辰盛馱於巳至巳而陽老矣醞而成暑卦爲純乾陽之極也物極必反矣午爲十二辰之中也日中必昃故月至午而一陰生日北至北至者少陰發軔北陸晷短以疾倍道兼行稅駕于南陸也陰之生也呿吐於午昧曖於未憑陳於申宿留於酉而秋始分分者陰德方中中亦大大而鬱勃於戌疑闕於亥至亥而陰老矣結而爲寒卦爲重坤陰之極也一陽復生君子之

道長矣斯則日馭一歲周天之行也月之絃望之紀三旬也朔爲一月之首故月建朔而朏於東月南至南至者太陰遇少陽之未光發朝南陸漸得陽輝益而輪滿稅駕于北陸也月之耀也縮朏于朔生明于三八日而上弦弦則日泊月光交半矣弦而半半而增日耿月華輻輪浸廣十有四日爲幾幾望也日月相望光合輪圓陽資陰滿之極也滿招損矣望爲一月之中也月盈則虧故光西垂月北至北至者少陰失太陽之秒光發朝北陸漸遠陽輝偏利而缺稅駕于南陸也朏盛將傾生魄于三八日而下弦弦則日

背月光去半矣弦而半半而損日月背馳輪輻奇衰至二十有九爲晦晦灰頽也陽燼而殘陰老而羸陰失陽助之極也極亦久矣朏生于西小入之道消矣斯則月轂一月一周天之行也請詳論之日之經于天也猶織者之有經焉蓋日以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媿三百六旬六日之算十有二月之紀循三道中軌布爲一歲周天之大經既經矣未有不須緯以成者也故月之緯乎天猶織者之緯焉蓋月以朏朏弦望之程歷心危畢張之次三旬三十日小大之策曲折十二周天之緯以緯日杼一歲周

天之經共成報歲之功譬之織者之運梭緯經積絲而忽而分而寸而尺而丈幅幘續織以成一機之功者焉亦猶君子布政于上小人用命于下以叶濟一代隆平之治也然日駕遲驅歲天一周四時行焉體君之道逸而為尊者也月馭捷馳月旬三始十有二周以佐時成歲體臣之道勞而處卑者也雖日月以三旬一周天之象焉夫朔之朏日之冬至之候也上弦而分中春分之候也望而魄日之夏至之候也下弦而分中秋分之候也彼春之分也日在卯卯茂也四陽用壯百物暢茂人徒見其品彙繁蕪枝幹䟽達殊不知物壯則老而成熟墮獲之漸隨之是陽壯之時陰已用事故不待午而始生特至午而發露之耳亦猶君子之措百為小人日用其中而不知也彼秋之分也月在酉酉斂也四時用傷百物孳斂人徒見其葉芟黃落條枝槎枿殊不知去故就新而勾萌甲拆之漸隨之是則強陰之時陽已停毒故不待子而始生特至子而奮迅之耳亦猶小人决昧於外君子運籌於中也吾故曰陰陽也日月也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君子小人朋黨之論興也

論日月食

史伯璿

詩十月之交篇日有食之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
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
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日之質
本陰陰則中有闇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
日中闇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卽詩傳之所本也
其說尤可疑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
但自暗於內而已又安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
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
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

望月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
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
則恐大不止此蓋月食有歷兩三箇時辰者若闇虛
大只如日則食安得如此久今天文家圖暗虛之象
可以容受三四箇月體有初食食既食甚之分可見
暗虛之大不止如日而已但不知對日之衝何故有
暗虛在彼愚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
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
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
之以爲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

不得爲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爲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不然則日光無所不照暗虛既曰在對日之衝何故獨不爲日所照乎臆度之言無所依據姑記于此將俟有道而就正焉

論歲星

洪邁隨筆

十有二歲注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星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

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又論歲星

熊朋來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一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

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又如昭九年書夏四月陳災左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亡歲五及鶉火而陳卒亡故曰五十二年本注是年在星紀歲五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年而及鶉火又曰周四十八年凡五及鶉火愚按昭公八年楚滅陳九年戊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左氏說歲星自爲一家昭九年戊辰歲在星紀正如襄二十八年丙辰歲在星紀所謂五十二年者當哀

井ノ和糸
公十二年戊午不見陳亡是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
陳未嘗亡也又如昭三十二年辛卯伐越史墨曰不
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本注此年
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按十
二星本無吳止有越以左氏歲星例推之卯年當在
寅而淫於星紀者也據今曆家算木星約法則卯年
當在未依史記天官書則卯年當在子愚嘗觀天象
而證之則曆家所算木星乃歲星之昏見者也天官
書所言歲星乃歲星之晨見者也各有其星在焉昏
見者先他星而出晨見者後他星而入恒以寅年寅

月卯年卯月餘年依例朝昏候之可見皆謂歲星也惟左
氏所言未知為何星又如王猛克壺關之年當海西
公太和五年庚午申胤謂福德在燕趙秋謂天道在
燕當時秦太史論彗星亦云尾箕燕分然午年歲星
不在尾箕之分又如吳救陳伐晉言歲鎮守丰福德
在吳當秦世祖建元十八年壬午則午年亦不當在
吳越之分此時所謂歲星與左傳午年在亥之例又
不同必有至當之說以俟知天道者

日
月
星
辰

川大系

卷之四十九

三十一

與示...
 十八年...
 不...
 燕...
 公...
 九...
 具...

7

